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論語集註纂箋卷二一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讀論語孟子法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以豉反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已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扶又反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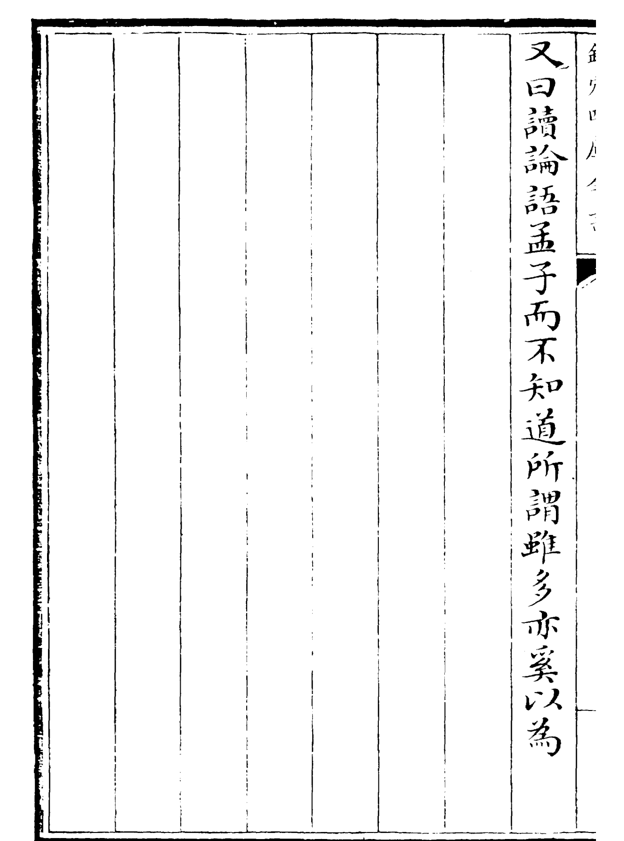
多也

又曰論孟只剩石證反讀著陟略反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即協反洽耳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待洛反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論語集註纂箋序說

史記世家曰史記之書漢太史令司馬談所作子遷嗣成之○史記闕天下者為本紀有國統者為世家其餘為列傳惟於孔子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故節其事文大略入序說疑者不入孔子名丘字仲尼史記曰生而圩頂故名丘本姓解曰顏氏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故以為名若字其先宋人宋殷後子姓孔子六世祖孔父嘉別為公族以孔為氏自孔父為宋督所殺子孫避禍奔魯父叔梁紇下沒反母顏氏名徵在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陬將侯反論語作鄹在今兖州仙源縣初

紇為陬邑大夫故生於陬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丁丈反為委去聲吏料量去聲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金氏曰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分聚待頒賜共祭祀之薪蒸賓客之芻薪喪紀之薪蒸軍旅之委積館軍旅之賓客具聚散之多如此所以貴於會計之當也又遺人三十里有路室路室有委委吏掌之為司職吏畜許又反蕃音煩息職見音現周禮牛人讀為樴音特又餘式之式二反義與杙同杙餘式反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去聲田周禮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

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為織織謂之杙可以繫牛織人者謂牧人充人與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之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老之語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彊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

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冦十年辛丑相去聲下同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宰墮許規反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金氏曰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為大司冦為其議政交鄰可耳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遽為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其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

子自以為患故墮之易為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然使孔子而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為則雖不墮成亦可蓋孟氏非如季氏之彊而成亦邊齊之地也雖然孔子用於魯于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朞月而可之說無乃已虛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為授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有土地甲兵為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將朞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為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且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魯則未也學者忿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地誅正卯墮三都為夸皆未為知孔子亦非知事勢者

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去聲正卯

金氏曰按荀子云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誅少正卯卯門人進問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

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達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朱子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耳按朱子之言如此而於此猶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耳與音預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在呂反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膰音煩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為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顏儺由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未見好德之語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荅子路堅白語及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

行復扶又反如陳據論語則絶糧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失涉反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蕢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絶糧於陳蔡之間有慍見及告子

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夷齊子路正名之語而冉求為季氏將去聲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

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乃叙書傳(去聲)禮記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刪詩正樂
有語太師及樂正之語序易彖繫象説卦文言有假
我數年之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弟子顔回最賢蚤死後唯曽參得傳孔子之道(金氏曰按)
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之數云顔回閔損冉耕冉雍
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曽點曽參
澹臺滅明髙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原憲公冶
長南宫縚公析哀顔由商瞿漆雕開公良孺秦商顔
刻司馬耕巫馬期梁鱣琴牢冉儒顔辛伯虔公孫龍
曹卹陳亢叔仲會秦祖奚蒧公祖兹廉潔蘧瑗罕父

黑公西箴穰駟赤冉季石處左郢狄黑商澤任不齊榮旂顏噲秦冉秦非漆雕從燕級林放申黨步叔乘石子蜀施之常鄭國樂欣顏之僕孔忠漆雕哆容蔵顏相又按史記家語所載間有不同凡七十七人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語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語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事見哀十五年及檀弓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水經泗水逕魯縣北注泗水南有孔子冢在魯城北六里史記注孔子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不能名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弟子皆服

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音急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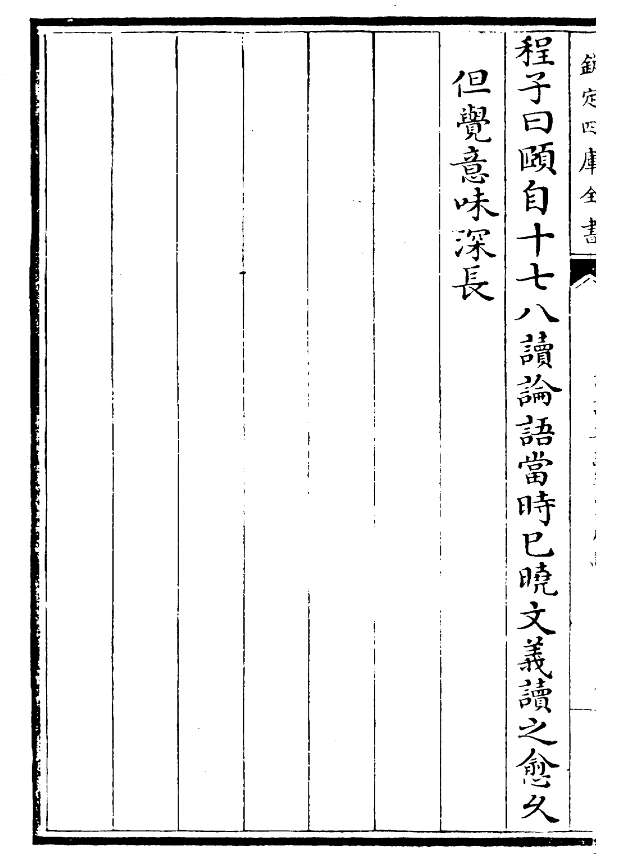
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何氏名晏字平叔魏南陽人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金氏曰此段乃何氏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朱子節入然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為之注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三論始合為今定本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去聲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集註纂箋卷一

元 詹道傳 撰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說悅同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音朔下同

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文習字從羽從白於六書屬諧聲謂形聲合也又月令鷹乃學習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平聲習也時復扶又反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莊皆反立時習也坐如尸立如齊出記曲禮如尸註曰視貌正如齊註曰磬耳聽謂祭祀時古者祭必有尸祭男用男尸祭女則女尸皆服卒者之上服不用賤者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用孫孫幼

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同姓成喪者謂成人有子孫如祭神祭山川皆有尸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慍紆問反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尹氏名焞字彥明河南人程門高弟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不見是而无悶出易乾文言愚謂及

人而樂者順而易去聲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魯人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上聲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

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扶又反有逆理亂

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辭不迫切專言鮮則絶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盡已之謂忠以實

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已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箋義謝說大意本韓愈送王秀才序詞）惜乎其嘉言善行（去聲）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彌盡反）者學者其可不盡

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並去聲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按朱子云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十家所能給也馬融千乘之說依周禮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為說箋見孟子首章包云古者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蓋依王制孟子大國地方百里之說而傅杏溪百考是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

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乞逆反之時左傳農隙杜注謂各隨時事之閒也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平聲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去聲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楊氏名時字中立號龜山延平人程門高弟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卦彖傳文蓋侈用則傷

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茍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芳服反亦作覆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去聲)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為(去聲)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洪氏名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

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衛人賢人之賢而易其好去聲下同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

也○游氏曰游氏名酢字定夫建安人程門高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吴氏曰吴氏名棫字才老建安人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内

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去聲為善則難故學

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

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

復扶又反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已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上聲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

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音洛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去聲下同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平聲下同之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音岡陳人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家語亢在孔子弟子中史記七十二子傳却無之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去聲下同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

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紫陽格言文公於藏書閣下上書云周敬

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敬夫名栻號南軒廣漢人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音洛告之者秉彞好去聲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

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

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扶又反下同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

禮節之亦不可行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樂記范氏曰范氏名祖禹字淳夫成都人程門高弟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去聲)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去聲)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平聲)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史記墨翟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索隱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弟子也問於墨子云云如此則墨氏在七十子之後楊朱見於莊列二書老子

弟子也與梁惠王同時洪容齋五筆云墨翟有書其敝見於孔叢子楊朱無書其病見於列子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上聲善樂亦音洛循理六字出董仲舒策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音寔

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家語子貢家富累千金好販與時轉貨注云買賤賣貴以殖其貨又史記貨殖傳云七十二子之徒賜最為饒益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磋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奥於六反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扶又反下同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

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七到反道之極致亦不可騖音務於虛遠而不察

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已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

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爾雅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呂不韋春秋曰極與天俱遊而天樞不移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上聲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古螢反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

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見禮器毋不敬見曲禮）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去聲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所之此說文中語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

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

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去聲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去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

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縈定反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此六字出史記夏紀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二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也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魯水反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

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上聲）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仲孫謂之孟者禮䟽古者適長謂之伯庶長謂之孟桓公適子莊公為君而大夫不敢祖諸侯仲孫於三家為庶長三家所宗謂之孟）無違謂不背（音佩）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魯人）御為（去聲）孔子御車也孟孫即

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音御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按檀弓三家視桓楹三臣猶設撥是葬之僭禮也三家以雍徹是祭之僭禮也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去聲三家發

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去聲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音滯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

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别乎養去聲别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吳人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許六反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

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饌士眷反曾音增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此三句出禮記祭義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去聲未足

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對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温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顔字子淵魯人不違者意不相背音佩有聽受而無問難去聲也私謂燕居獨處上聲非進見請問

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朱子之師姓李氏名侗字愿中號延平先生顔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悉井反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静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爲詳矣由從也事雖爲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爲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爲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音洛下同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僞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平聲)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倫如聖人也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温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音扶)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周氏名孚先字伯忱毘陵人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

私爾○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正作氂十毫也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上聲之幾平聲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周禮考工記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去聲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音侵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女音汝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魯之卞人子路好去聲勇蓋有強其上聲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未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禄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陳人干求也禄仕者之奉符用反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行寡之行去聲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内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愼言行去聲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

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顔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錯倉故反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子兩反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去聲直而惡去聲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

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音洛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去聲欲使民敬忠以

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葢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

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音御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平聲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輗五兮反軏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音壬之車毛詩小戎注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周禮考工記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注云此以馬之大小為節田車田獵之車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輗轅端橫木

縛軛音厄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去聲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陸氏名元朗字德明唐蘇州人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馬氏名融東漢扶風人所因謂三綱五常真西山云三綱五常之名始見於白虎通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此三句出董仲舒策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檀弓孔䟽夏尚黒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建子為正者天之陽氣始生為物所得陽氣微動故為天統丑為正者物已吐牙唯在地中含養故為地統寅為正者以其物出地當須人功故為人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

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去聲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楚禁反緯術數之學也昔春秋雜取神怪卜筮童謠而無讖語至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盧生入海還因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及陳涉起事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魚腹中以惑衆自後假託文書者有矣如漢之眭洪推說災異甘忠可詐造天官等書皆是也王莽光武之時尤甚漢末夏賀良等作六經孝經緯書往往假託附會姦妄不經遭符秦元魏李唐屢加焚禁而書遂絶術數則如漢之京房唐之袁天綱李淳風占筭之類是也 ○胡氏曰子

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論語集註纂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一百二十九 經部

論語集註纂箋卷二　　元　詹道傳　撰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

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

孰是左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

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註人如佾數然疏引服虔曰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等殺甚明鄭伯納晉悼公樂二八晉侯賞魏絳以一八之樂此其證也

其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反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上聲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

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

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去聲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禮記明堂位篇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馮氏曰呂不韋春秋記周自平王從魯惠之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皮弁素積而舞大夏此八佾之舞也其後群公之廟習而用之故子家駒謂昭公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也則魯以諸侯僭用天子之樂久矣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

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李氏名郁字光祖昭武人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丘耕反鏘千羊反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

之後疑其為去聲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史記弟子傳不載禮殿圖有之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當葛反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音扶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語出禮記檀弓上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

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烏瓜反尊而抔蒲侯反飲為之簠簋音甫軌籩豆罍音雷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注云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為凷謂摶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如字為之衰音催麻哭踊音勇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記檀弓下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

直情而徑行者　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戎狄之道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吴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上聲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去聲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内山川季氏祭之僭也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冉有孔子弟子名求魯人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

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音置立飲也按射之名有三大射賔射燕射侯之名亦有三皮侯釆侯獸侯大射者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羣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其容節比於禮樂

而多中者得與於祭否者不與故君子必習於射也其射以皮侯天子三侯虎侯豹侯熊侯各以其皮飾於侯之側而畫以五采雲氣而又各以其皮為鵠綴之中央似鳥之棲故謂之棲鵠虎侯王所自射凡六耦餘二侯諸侯與卿大夫士所射王射畢徹虎侯次諸侯次卿大夫若畿外諸侯則大侯糝侯豻侯大侯即熊侯也非畿内諸侯之比故加大以别之然止三耦畿内諸侯則但有熊侯豹侯而有四耦各一侢一屈畿外三侯遠尊得伸三耦則屈畿内二侯近尊則屈四耦則伸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卿大夫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凡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之義惟士卑無臣故祭不得射也凡耦各服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欲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

勝負降如升射之儀復位而俟衆耦升射亦然畢司射命設豐於西楹勝者子弟洗觶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遂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如前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上與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令不勝者自飲而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

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俗作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周禮冬官考工記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

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去聲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

記禮器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猶行也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通不然禮後乎一句何以知忠信當先白受采可

證繪事後素而忠信可學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禮必以忠信為質亦本禮器　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音扶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　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上聲之義也學記曰教學相長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武王封之杞杞國名東樓公謚號也又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武王封之宋微子名啟云開者避漢景帝諱徵知陵反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為孔子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僖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伯循名匡唐河東人）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篇亦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見雍徹下）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紆勿反）鬯（丑亮反）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居隘反）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

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上聲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上並禮運文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去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去聲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

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莊皆反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禮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齊

承一人焉以為尸金華應氏云齊戒一旬之内示精神亟乎十干之一周三與七皆陽剛而非陰雜○又祭義致齊於内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

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奥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奥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户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

○王制大夫以上皆祭五祀又祭法云天子祭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户竈諸侯祭五祀曰司

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門行適士二祀曰門行士庶人一祀或户或竈泰厲古帝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無後者族厲古大夫無後者祭法所云蓋周制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奥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音刑祭畢而更設饌於奥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奥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奥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奥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奥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

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公羊傳文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

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音谷也侯以布鵠以革天子三侯虎熊豹皆以其名之皮飾之又用其皮綴之中央為射之的故曰棲皮曰鵠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為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為儁故謂的為鵠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禮記射義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但主於中去聲下同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

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樂記註散軍則不廢農事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又古禮中又有主皮之射庶人為之於冬田獵分禽時用之無侯張獸皮而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又有貫革之射於軍旅用之懸甲鎧而射周禮習軍容也與此章不同一是禮射一是武射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上聲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本周禮春官太史下鄭注又玉藻疏天子聽朔以特牛諸侯以特羊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廟非禮也十六年夏五月公五不視朔公羊曰公有疾故自是公無疾亦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

猶得以識音志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為

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
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
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
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
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
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金氏曰自唐以來社始用石為主具見唐書張齊傳）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音余○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主殺軍行以帛書社主以行弗用命戮之於社）

子聞之曰成事不説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

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

可復扶又反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于木也宰

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

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

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或問說苑言管仲築三歸之臺韓非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舊說謂嫁曰歸三歸云者管仲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内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注仲一娶三姓而備九女故築三歸之臺觀以處之是自傷於民力也攝兼也家

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音丙謂之樹此句出爾雅注云小牆當門也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古注圖說坫以木為

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籩坫形外方而中小圓○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扶又反下同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蘇氏名軾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人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

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揚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内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左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内多内寵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

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去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

本左昭二十年晏子語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本樂記師乙語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徧反從喪皆去聲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

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出禮記檀弓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歷聘時）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明堂位言振木鐸于朝禮有金鐸木鐸）言亂極當治（去聲）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閒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書胤征篇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語錄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去聲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慚德見書仲虺之誥武王亦然故

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禮器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子曰居上不寛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寛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於虔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去聲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

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顔閔以上上聲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去聲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如字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如字去下同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去聲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

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上聲下同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去聲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葢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絶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

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去聲下同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

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俞絹反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

後漢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

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　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扶又反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

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恥其識趣（七住反向）也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丁歷反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去聲曰吾誰適從是也左傳五年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士蔿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莫不肯也比從也

○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平聲於猖音昌狂自恣乎莊子山木篇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以為猖狂妄行從心所欲皆合乎道集註乃反其說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上聲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音洛善惡烏路反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人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去聲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則入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去聲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金氏曰此周禮

疏文當考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見詩周頌維天之命篇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見易乾卦文言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

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去聲楊氏曰君子有舍上聲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去聲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朱子全引內則之文以解此章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扶又反諫也

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與熟同古熟字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他達反之流血不敢疾未從火後來方加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悉井反曠而音問踈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

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音福）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揚子孝至篇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注孝子養親惟日不足）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去聲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去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去聲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昌者反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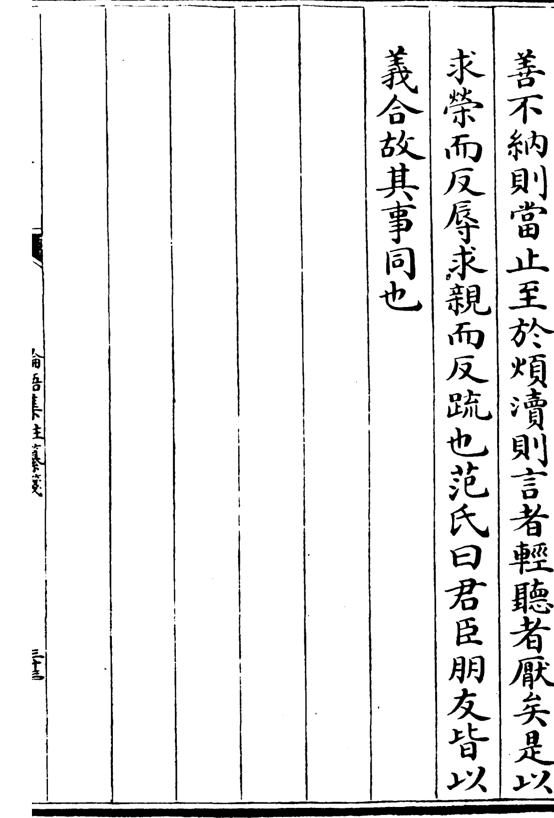
謝氏曰放言易去聲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



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集註纂箋卷二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舉人臣陳紹貴